

東林別傳



東林別傳



東林列傳卷十七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揚

全校

蔡世英偉人

明

葉向高傳

葉向高字進卿福建福清人生而倭患方棘母逃外
家產於敗厠遂名曰厠六歲就外傳稱奇童萬曆七

年舉於鄉踰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
轉南京國子監司業二十五年以左春坊左中允典
試南京明年陞右庶子兼侍讀掌坊事充東宮侍班
官指示明切光宗甚喜向高長髯于思風來拂動光
宗私謂內侍曰此飛鬚先生也旣陞南京禮部右侍
郎再轉吏部復攝戶禮二部事時戶工二部以神帛
費爭向高告冢宰曾同亨兩部皆朝廷外帑爭無益
不如量費而縮之同亨以爲然省費以萬計居三年
考滿北上意不欲行遂請告歸不允先是光宗之未

冊立也妖書獄起首輔沈一貫借以傾次輔沈鯉及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向高遺書一貫勸其平心和氣
恬風波爲止水化荆棘爲周行一貫大恚以故淹南
中者十二年從此聲望益重三十五年一貫與鯉同
罷乃以向高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秉政者
朱賡故事首輔爲政次輔唯諾而已向高有所商確
悉直言賡亦無忤也未幾賡卒李廷機以人言避位
向高獨相者七年當是時神宗倦勤萬幾廢弛諸大
典率阻隔中外有釜鬻之憂其大者福王受封久不

之國光宗日在危疑且出閣講學久輟至於大僚空
虛考選沉滯謫籍永錮宣索過多邊餉斬發礦稅不
撤言官數被逮繫間有傳諭外難奉行向高才智敏
妙言辭敷暢時或中官立待還奏口占授書反覆詳
盡上讀之心開有時觸忤久亦爲霽前後言比年陛
下每謂時事艱難臣謂陛下自爲難也若一下德音
則壅滯立通廢弛立解天回地轉更無停留雷動風
行誰敢淤遏此政無難又言古稱帝王大節曰愛惜
人才曰待士有禮而人臣尊尹軌謂之天若蘊隆恢

焚天澤不加何以奠位高卑清寧世界往時朝廷有
奏輒報閣中疏揭甚稀今外廷章奏十九留中不得
已轉望閣臣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瀆愈輕愈繁
愈厭天下責望臣等彌甚當時而臣等感動精神無
加昔日真病不敢言病宜去不敢言去真不能爲不
敢言不能爲悒鬱無聊中焦如火終歸誤國又言今
天下南直隸及浙江湖廣各省洪水渰沒至今未退
百萬生靈轉徙流離無有還定之日而征權之令未
除土木之工未艾織造之困未舒六曹九卿朝廷所

倚綱維庶務也年來寥落晨星近累牘連章稱病求
去應聽與否當速賜處分使進退分明公私交便至
於卿寺科部諸臣亦復如是太倉軍國之命老庫懸
磬業已多年各處轉輸朝不謀夕那移馬價罔藏俱
空日者薊鎮報警羽檄紛馳撫臣請餉計臣告窮彼
此傍徨莫知所措不識歲何以支吾言官條陳事
關兵食槩不見報臣惟有鬱結愁思無聊以死以七
尺之軀還之陛下償此一官而已豈復有他策哉士
感動爲蠲江南租稅留稅銀賑濟而考選之命亦下

遼東稅監高淮以暴虐爲遼人所逐上怒欲罪遼人
向高力言淮貪惡乃詔淮歸又欲逮繫同知王邦才
等又欲嚴追淮遺稅餘銀向高具揭極言恐搖動人
心而追銀之議乃寢蓋萬曆三十六年也明年向高
又言天下治亂必有其形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則治
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則亂今天下治耶亂耶卽如近
日進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旣樹爨隙彌
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始而旁觀繼而
佐鬪又繼而揅戈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跼朝夸好

莠自口使盡言無諱之朝憂白馬清流之禍陛下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決斷不決斷聚之使爭養之使闕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由夫人自譽爲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爲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爲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以爲小人則真小人矣臣望諸臣和衷以事上陛下明斷以肅下則議論分明人心震肅其夏以病告值萬壽節復入直再疏求去懇言時政又揭請賑山西福建災傷釋以礦稅繫獄滿朝薦及王邦才等先是諸王婚禮

費不過數萬潞王上弟也僅八萬福王以愛故至二十萬至是瑞王且婚引福王爲例部臣不敢言向高力爭乃寢未幾以人言求去堅辭票擬上不允請益堅時上病目慈聖太后遣人問故上對閣臣難我爲所惱耳慈聖諭閣臣僅一人當好語慰留之於是命大璫宣諭者三不受命值南郊分獻乃強出時內傳擬嚴旨催進戶部金花買辦銀兩向高言金花銀正供也當如數進買辦銀浮費也太倉所積幾何尙能堪此封還原旨力爭自是歲省度支二十萬復請發

帑金助邊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四川陝西福建進供
稅銀以二分解部一分賑荒上皆從之三十八年正
月復疏言今日聖德未光世道可憂者大端有二曰
時政壅塞議論煩多時政之壅也如痞隔之病使人
困悶而不聊生議論之煩也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憤
而不自覺時有風霾牛妖之異復言天下有必危必
亂之道蓋有數端而水旱災傷彘狄盜賊物怪牛妖
尙不與焉承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絕二也士大夫好
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

習日下不可挽回五也臣恐宗社之憂有萬億於遼東者矣時自仲春至孟夏久不雨向高密謁陛下臨御將四十年惟是礦稅一事爲此受多少煩言忍多少閒氣招天下後世多少議論其實所積之物皆歸無用乃將魏蕩聲名被其玷缺臣實痛之又言九卿諸臣爲災民請命至切至苦不知曾經御覽否諸臣移書責臣不爲力請臣伏枕殘生叩閤無路惟有愧死尙復何言陛下引咎責躬齋心精禱而雨澤猶慳風霾轉甚狂飈怒號震撼天地陛下卽溪居高拱亦

動於中夫人情當窮迫之後何事不可爲一旦相聚爲亂近迫國門此時下蠲賑之令人亦不感卽欲用兵無人用命爲今之計止大發帑金分道賑濟庶幾稍救所以然者欲使恩出自陛下耳上又從之當是時向高杜門者三乞休者七上慰留者三宣諭者一始復入直而爭論淮撫李三才及顧憲成之事起乃歷舉君子小人之辨爲上別白言之初承天有護陵碑文凡陵役有司不得擅捕顯陵守備太監杜茂縱役蘭光裕肆惡巡按御史史記事下承天知府勞謙

捕治因而相激茂遂遣人哭訴於皇太后及上前言
謙捕去人皆剜目折脛備極楚毒上大怒命錦衣衛
逮謙及府中僚佐向高請毋輕發楚俗剽悍漢所當
慮且知府擅捕守陵人誠違制然承天人闢訴諸惡
於御史御史暫拘洩衆忿旋即奏聞此權宜法令御
史不下知府人情擾亂矣今復逮謙衆必大闕上驚
陵寢祖宗湯沐地聖子神孫當世世加厚無動搖之
上意解復以危言動諸大璫事乃免考三年滿加太
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三辭不允

乃拜命明年當考察小官孫丕揚爲冢宰列四黨於
訪單分散註款向高以非故事止之不聽已而御史
鄭維芳劉國縉造匿名書傾王圖而金明時別有訐
疏主事秦聚奎復有捨死報國疏於是朝論紛然至
謂察典當改以上素信丕揚不爲動而察疏久閣向
高屢請不報已而北察疏發而南察尙留中屢請方
得南中臺省劾北察疏又至以向高構金御史爲言
上欲重處之向高言察竟矣毋再起爭端擬旨責讓
終歸不究上從之仍令文書官告以委曲寬宥意復

問更有何言惟附奏感謝而已是秋皇貴妃王氏薨
光宗母也力請厚其喪儀明年連疏乞罷語過慙上
疑其要挾不報疏再上上遣鴻臚官宣諭而去志益
決又密揭考選不下臣必掛冠徑去上不得已發至
私第行之故事下吏科至是明示歸重且冀言官稍
息議論也而議論愈囂向高宛轉撐持補苴調劑卽
內臣亦云自在閣臣他人做去此公獨當其苦亦實
錄也明年命典會試時閣中止向高一人上命章奏
送闈中票擬又爲增試額五十人不爲例先是福王